書傳補商

書傳補商卷之五

桐城戴鈞衡述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卜傳訓誠一而和不如孔訓敬之捷蓋當時凡卜皆言穆觀下文其勿穆卜可知吾友邵懿辰曰穆卜猶虞書昌言蓋當時語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傳云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卻二公之卜案下文公方自禱其詞哀切正所以戚先王也豈於

二公之卜獨以爲憂惱先王不可行乎竊謂此言僅卜未足以動我先王也戚讀若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戚趙岐注戚戚然心有動也僅卜未可以戚先王故下文特爲壇墠先冊告而後用卜耳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壇墠之設傳謂二公穆卜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夫壇墠之設豈不較宗廟而更令人駭異乎孔謂因三王以請命於天於義爲近不知祗以

告三王也蓋當時三王各有專廟周公不敢輕奉其主以合祭於一而三王之精爽常在天詩所謂在帝左右也故特爲壇墠求三王而告之告三王卽陰禱請命於天之意蔡氏琮乃謂支子不祭周公不敢入廟而爲壇則更非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册卽周公所作册書也惟爾元孫某以下皆册書之詞林氏之奇曰某者武王名也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自太王王季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言之曰丕子其實一也

丕子句說者不一孔謂大子之責疾不可救謂天責取武王必死傳斥其非而謂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義亦迂曲且此句下必加如欲其死四字乃可通鄭氏康成又讀丕曰不讀子曰慈謂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

請命云云文義敉順然與事鬼神節不相生以武王之疾歸過三王亦非周公應施于祖考之言且下云以旦代某之身豈武王死三王爲不慈必周公死三王乃爲慈乎皆義之難通者也丕子史記作負子索隱曰謂三王負上天之責也段氏玉裁曰言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曲禮疏引白虎通曰諸侯疾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後漢書隗囂傳曰壹無負子之責本此案此蓋今文尚書異字或以負不古通用誤也遍考諸家惟朱子取晁以道之說爲合朱子曰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此一段先儒都誤惟晁以道言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

故周公乞代其死案晁意甚順第云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似無是理且仍是孔傳天責取之義推之下文命于帝庭無墜降寶命語意猶未洽竊謂丕子之責于天屬三王說于天三王之靈在天也言若三王在天之靈欲責丕子侍養于天則請以旦代之吳氏書纂言說亦同鄙意下文鬼神正謂三王在天之靈也予仁若考王氏念孫曰史記作旦巧巧考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遇雨若濡莊二十二年左傳若若獲宥若皆訓而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案王說是也薛氏書古文訓凡考皆作丂說文丂部云丂

古文以爲丁字又以爲巧字禮表記辭欲考鄭注考巧也是考巧古通用傳謂仁順祖考增祖成義而武王亦豈不順祖考者乎林氏之奇引薛氏訓若爲如言其仁如父義亦可通終不如王說之善敉遍也周須賛敉偏也堯典敉奏以言史記作徧傳訓布必增文德字爲義佑輔助也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及屏璧與珪者皆收藏珪璧不敢再瀆之意傳謂屏璧與珪爲不事神言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恐非經恉說者又或謂三王許則公代死則周公將以此珪璧事神不許代死則將屏藏之不用夫珪璧特一物耳豈公死所能攜去者尤非事理蓋周公旣爲壇墠

植璧秉珪之後史乃持周公所作册書祝于三王曰惟爾元孫某今遘厲虐之疾若爾三王在天之靈欲責丕子侍養則請以旦代某之身予仁惠而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之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元孫之所能者何哉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徧佑四方用能安定爾子孫于下地下地與在天緊對能與不能緊對而使四方之民莫不敬畏者也嗚呼三王尚其以旦代死無使墜失天之所降寶命則宗廟血食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三王之許我與否幽明殊塗不可言語接也惟元龜者三王之命之所寄今我就命于元

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而俟命爾不許我我乃藏璧與珪而亦不敢復有請矣稱爾稱我傳謂無與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其義甚當而實非也管氏同曰古人不以爾汝為卑稱用之於君天保詩曰天保定爾亦用之於鬼神詩曰旣昭假爾禮曰假卷阿詩曰俾爾彌爾性爾泰龜有常同此例耳周末文勝始有以賤簡之稱不可施於尊貴者故孟子云云古人本無是也說經者乃謂稱三王為爾類人子膝下之詞而箕子陳洪範自我而汝武王見其不屈豈不誤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龜傳謂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蓋本洪範三人占爲說孔以三龜爲三王之龜卽周禮三兆謂前後相因而三卜時氏淵曰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案三說皆可通考史記云周公已令史冊告太王王季文王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則三王前各設一龜之言乃古說也朱子亦嘗取之書者周禮所謂頌春秋所謂繇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體與詩體無符言之體同言卜兆也新命于三王傳謂新受三王之命皆受成義綱謂命讀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佐食之命告也此節史記以爲周公入賀武王之詞今亦未見必然或得此卜喜以告二公及在朝諸臣或其自言俱未可知公蓋言卜兆如此王疾其無害矣我小子新告于三王惟長終周道是謀茲所俟命之卜若是是三王能念予一人矣念顧也一人馬氏融曰天子也見史記注予天子親而尊之之語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孔訓辟爲法以居東卽周公東征馬鄭讀避以居東爲東行避謗後解經者遂分兩大門戶宋儒遵孔者半遵馬鄭者半朱子初答徐元聘何叔京董銖力主孔傳闢馬鄭爲鄙生腐儒之言答徐元聘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答何叔京曰此處須著胸廣大無物我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因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又答董銖問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

蝕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
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
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
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說公告二公之言正大明白
至誠惻怛臨臨嫌疑有所不敢避矣內深其身而為
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先生答問辟字當從古注
說

既答蔡仲默謂宜從鄭注

答蔡仲默問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
重亦泮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
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周因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
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
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
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
然以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
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

故蔡氏本師說訂集傳後儒說書者猶多主朱子初說蓋以大義當之讀辟為致辟似得聖人之正大光明學

無委曲業初亦主之既而推玩經文反復情事而知傳以避位之說爲合何也經言流言未言叛逆從孔傳則必如錢氏時以不利孺子爲管蔡挾以作亂之辭增文傳會從避位則不須增辭解矣以居東爲東征則下文親迎出郊乃遠迎東國情事難信又無經傳可憑且證以東山詩公歸乃春非秋也以爲避位居東則迎于東郊近地情事可信且竹書曰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梁氏玉繩曰二年待罪也武王既喪管蔡流言政當成王誅開時公居東避之二年始得罪人主名公遂王鴟鴞之詩王尚疑而未悟迨感風雷而後迎公管

管蔡挾逆叛公乃奉王命東伐三年而歸王迎公之時三年之役已畢故曰王與大夫盡弁此其事之本末也居東二年者其次年即出師之歲也以秋反以秋征實居東不過年半耳東征三年其一即秋迎之秋以前年之秋征以後年之春歸實東征不過二年耳合居東與東征計之首尾僅三年有餘故竹書曰云云足爲確證以迎歸爲東征後事則金縢在大誥前次序不合前儒以爲因事類記雖亦可通然何如從避位之爲恰合乎錢氏雜日聖人之序書也金縢之後附以流言次以居東次以鴟鴞之詩次以風雷之變次以郊迎而後次以大誥今但留其次次第推之周公之迹昭然可見而孔鄭諸家之拘亦不必別求依說而可以折其中而說經不主避位者其言約有數端一則謂聖人舉動無取避嫌不知家庭骨肉之間非可徑情直行孟子論瞽瞍殺人謂大舜惟有竊負

而逃一法當是時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公而不避將益生君民之疑而速管蔡武庚之亂計以一去期息流言陰消君臣骨肉之嫌卽以豫杜武庚窺伺之隙而曲全夫管蔡天顯之親此正聖人忠忱懇切仁至義盡而豈以自明心迹爲避嫌計耶聖人處事純乎天理必無一毫不曲盡乎人情聞流言而卽欲致辟於天理已不足況人情乎迫避位亂作迫歸東征則於天理人情兩無憾矣甯氏軒曰居東從避位解則周公事君之忠愛兄之禍於身之利害變之情無所不自一則謂致辟乃可告先王避位無以告先王不知縱果言管蔡作亂誅之可以告先

王也一間無根之語卽欲殄同氣之親其可以告先王乎不殺管蔡恐釀王家之亂無以對先王也少主方疑外難未作不求退避擁欲興師其可以對先王乎且羣叔流言以公之攝政也一旦避去則彼無所據以立其辭而亂可已矣不此之圖而遽欲誅謗滅口其亦可以告先王乎一則謂周公委政而去恐成王終不悟周家之禍不可言不知當日見有二公在朝公之避豈冒冒然去哉公避而成王之疑解二叔武庚不作亂邪則公之所全者大矣公徐以致仕元老密與二公圖謀國是奠安宗社去位猶在位也公

避而成王之疑不釋二叔武庚終不靖邪公亦逆料之矣公退而三監仍叛則成王之疑公者可解矣公又何難復起圖之乎且予反復鴟鴞詩而益信避位居東之不可易也說是詩者向來以爲東征後作不知此乃武庚初叛周公勸王征伐之詩也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夫曰救亂自是羣叔流言武庚方亂公作此以貽王而救之若三監既誅亂已平矣何救之有毛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明明勸以伐叛誅管蔡又曰予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是明明言必勞師而難乃可息未嘗有一言一字涉武

庚誅後時邪鄭箋以爲避位時作卽毛意也自孔疏
強分毛鄭之說傳會曲解按之經義毫不相符古人
所以云傳疏出而經亡也周公見二叔挾武庚叛恐
王碍於叔父之尊不肯征討也故作此以貽王鴟鴞
比武庚子比二叔室比王家取者取爲己有也二叔
從殷叛故言爲所取殷之叛實二叔主之而周公以
兄弟之親不忍直言故曰取我子也無毀我室者無
令其毀我王業也當是時武庚果已誅滅公告王何
必爲此言乎二章陰雨綢繆云云尤勸王及時興師
備難之確證不然豈有稱戈犯順征討屢年已就殄

戮而猶謂之未陰雨乎惟三章拮据卒瘏若可解以勞師之意然曰予未有室家則是追敘前時締造之艱非今日勸王之謂下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正謂旣有室家不可聽風雨之漂搖也予唯音曉曉不得已而諄諄告王之意也且反復吟咏此二章解作周公陳王業之艱難憂時勢之危急呼號慘怛以望王及時征討則得聖人若貴憂國迫不容已之情解作敘伐叛之勸勞嘆安身之無所自白志意乞憐朝廷便與聖人身分遠隔矣以此知鴟鴞之決爲勸王伐殷詩也朱子作集傳亦誤以爲東征後作者集傳之成在朱子四十八歲是時蓋主居東爲

東征之說從谷蔡仲然改從避位之說使詩傳成于矣年則未必以爲東征後矣要之此當信經而不信傳經義果與東征後情事相合則雖毛公朱子不以爲東征後詩吾儕將據經以斷經義既是周公勸王代殷之意則卽毛公朱子俱以爲東征後詩昔必且伐經以爭而況毛公絕無東征後語意朱下晚年且自從避位說乎于旣爲此言後讀何氏楷世本古義方氏苞朱子詩義補正胡氏承珙毛詩後箋惲氏敬則公居東辯許氏鼎周公道流言說潘氏德與周公若東東征辭大意皆與鄭合而亦有補鄭見之未及者乃蕪斷而不疑也

知鴟鴞決爲勸王伐殷詩則上文辟非致辟居東非東征斷斷無疑矣齊氏召南曰辟不必如辟地之解魯世家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述此經爲文而加明著蓋公自道之辭云爾周公居東卽是東征將上下經文分兩段讀自明讀者必以居東不上辟字遂多轇轕陳氏碩甫曰說文辟部𨐨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𨐨辟者𨐨之省者假弗𨐨爲不治武王初喪成王踰年卽

位其夏六月葬武王而武庚作亂時流言蠭起東國欲以蠢動西土待未如出自管蔡所云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治武庚叛亂非治管蔡流言也居東即東征周公初行出師絕不疑敢商始禍出於骨肉至視天倫遊變實出意表云罪人斯得以爲至是而得罪人前此則未得也按二說又因避位致辟之均有未安而久從而爲之際者亦未可從其曰罪人斯得得者出也呂覽嘗公乎得於公注得出也又猶論語如得其情史傳所云廉得其實之得與知義略近前時二叔不過流言及周公避位居東之二年則二叔挾武庚以叛罪惡明著所謂罪人斯出也其曰未敢誚公者王以前時流言疑公至此猶未盡釋而不敢謂公之言非也故曰王亦未敢誚公而其時適有風雷之異王因天變將啟金縢以卜

及得代死之文乃涕泣而知周公之忠遂親迎以歸而命師伐殷也其所謂居東方氏苞記王與功周公居東說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自我觀之王欲親迎即鄉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若者大夫有罪自投于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歟馬氏融以爲東都其時未營洛邑安有東都鄭氏康成以爲東國處而無指實于耕柱篇以爲東處于商三監方欲誅公說有待避居于商之理越絕書以爲東巡待于邊王方疑公避位待以禪讓也而反公然代天子巡狩乎近徐氏文靖據竹世家周公奔楚及國禁王季葬楚山之尾之文以爲出依王季墓明豐坊僞子貢詩傳以爲居魯皆不足信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林氏之奇曰啟金縢之書將啟緘而卜風雷之為何祥也以其得書而止卜知其為卜而啟緘周公藏書於金縢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之必將啟緘以卜之也成王之啟書於金縢亦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啟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

言

二公從王成往故曰二公及王對曰云云此必諸史百執事中有一當時與其事者以實對也傳言皆對恐無是理二公且不知諸史百執事安得皆知之周公又安得盡人而誡之公命我勿敢言宜從孔讀公命我句勿敢言句蓋非公命其勿言其事未必秘藏至今且愈以見公之誠也傳讀公命句蓋誤會此對爲諸史百執事同言故不得謂公會過人而戒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

家禮亦宜之王出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親逆出郊必非遠地故知居東決非東征也孔於新逆解作改過自新遣使往逆於出郊釋爲玉帛謝天皆曲說林氏之奇謂逆公爲國家之禮所宜於是遲公於東都比其至而出郊迎之豈天之雷電以風直待遣使迎公公至郊外而乃反風乎薛氏季宣又以出郊爲王遣使迎公出郊以送亦爲傅會大抵學者解經於前儒之言必擇其理之長而證之確理足以相持而證又不足以相勝則惟一以經文爲斷推之

字句少傅會穿鑿而無害於道義者從之而已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之於人雖若茫昧不可測知而其禍福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未有動於此而不應於彼者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之良弼周公代武王之死而王翼日乃瘳皆其至誠洞達神明故其應也如此之速應非自外也聖人之德貫天地通神明能盡人之情於昭昭之際則有以盡鬼神之情於冥冥之間其或未能事

人而欲事鬼未知生而欲知死者則不足以當乎此矣

又曰禱於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周公為之不疑至於子路請禱而夫子不許者蓋父有疾子禱焉君有疾臣禱焉師有疾弟子禱焉此皆出於至誠惻怛不忍之心而非有為為之也子路以其意自禱可也請於夫子則不可也周公前命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下則命諸史勿敢言自非天有雷風之變則周公請命之事終無以見於天下後世然則周公之禱也豈欲人之知邪

又曰董仲舒論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成王不能自新以逆周公則其災豈止於雷風而已哉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之際可畏如此然非周公之忠載於金縢則不能因天變以悟成王非天有雷風之變則不能警成王以逆周公故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也

陳氏經曰予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陳氏櫟曰元孫不若旦非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
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亡非過
爲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
之變尚如此況克商二年乎周公忠誠懇切欲代王
死以紓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周公之
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
世社稷生靈禱也
郝氏敬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
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
計事之有無而緘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

其心至於受命如響斯之致而至也

蔡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而不避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能啓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氷爲之自合脩非天乎

張氏英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惡有死而可以他人代之者如果有鬼神操生死之權可以求而免可以

求而代則凡爲人之子若臣孰不當爲君父請命乃
古今如此等事又不多覯何也如謂聖人愛親之心
無已亦但如是以求之而已其應與否不可得而必
也武王亦適然而愈未必鬼神之許周公然則或有
或不有之事聖人亦行之乎竊謂人之心本與天地
鬼神相通者也天地鬼神未嘗操人生死之權惟一
心之誠則天地鬼神遂若隨其心之所欲而無不應
愚夫愚婦刲股刲肝呼天搶地猶有可以延其父母
數歲之命者聖人雖不以立訓垂世不可謂其事之
全無也武王克商方二年此天下何等時乎故周公

廹切誠懇願以身代此囚與尋常禱祀不同愚夫愚婦猶可以感格鬼神況聖人之至誠廹切乎故朱子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邵氏懿辰曰聖人之心與天地相流通三龜之吉風雷之變皆周公至誠所感故并記之以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後人所以祈神而神不應畜君而君不順者誠不足而已聖人則其心之天無刻不與蒼蒼之天相爲應感故其精神往來自有以潛移默奪而匪夷所思者高宗恭默賢臣形于夢寐舜以孝若瞽瞍禹以謙格有苗伊尹以一德化太甲皆是道也

後世每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故曰書之失誣書豈盡誣也哉

書傳補商卷之六

桐城戴鈞衡述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王成王也鄭氏康成以王即周公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其語大謬前儒辨斥已多近世宗鄭者猶祖其說無論誣聖悖理即以經文推之曰我幼沖人予小子予沖人皆述成王之詞非周公語氣明甚矣王若曰云者朱子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

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猷歎詞

爾雅曰那都繇於也繇猷古通用也近儒多謂爾雅於當讀于不讀烏竊謂那都繇經傳罔有訓于者皋陶曰都禹曰都訓爲于者可通乎且爾雅訓字多一字兩義如台朕賚界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界卜爲賜予之予治肆古故也治故爲久故之故肆爲語詞之故栖遲憩休苦㞋齂呬息也栖遲憩休苦爲止息㞋齂呬爲氣息則此於也當可兩讀不可執一歟一也此經猷字馬鄭本在誥字下說者謂移在大誥上僞孔所改多士多方之猷皆爲孔所改乎竊謂如馬鄭本猷當訓于如作何尚書越有數訓一曰與則猷當訓數詞也

越與也

也一曰惟也一曰及也一曰于也王氏經傳釋詞最明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多言弗弔下文皆言天蓋謂天不弔恤例文耳
制釋文云馬本作害古制害通用洪惟詞也與恭誓
洪惟作威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皆同傳訓大思失之
服事也傳訓五服非有讀曰又詩終風不日有曀既厥昭明有融爰皆訓
又格窮極之意格知者知之深也言上天弗弔降害
于我周家先王不少延留惟我幼沖人嗣無窮之大
歷服弗能造於明哲以導民於康況曰其又能深知
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

已歎詞此外康誥凡三見梓材洛誥各一見已嘻一
聲之轉疏卽噫也段氏玉裁曰已莽誥作熙卽古註歎詞此今文尚書也皆卽今之嘻
字忘說曰亡謂亡失也成王歎言予乃小子當此之
時懔懔危懼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以濟涉之道
惟在敷布休美敷布前人所受之命不亡失前人之
大功而已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天降威與上文天降割下文天降威一例傳以降威
爲討罪非也此指自殷小腆下始言武庚之叛前數

飾節足言武王新崩國家多難之意卽命寶龜乃武
王崩後二叔未流言以前事解者以降威爲伐叛則
紛絹不清矣傳從古說訓天降威川句不如王氏安
石讀天降威句以用爲下讀爲是閉與蔽通經傳訓
蔽訓塞訓閉不一類皆昏昧不明之義紹承也王莽擬誥
于紹天明句作乃紹天明意注師古曰紹不也正可取以解此天明言天道明顯也
詩曰昊天曰明酒誥多士言天顯皆是卽命者就受
命令之義金縢曰今我卽命于元龜蓋古者凡卜言
卽命常語也言武王之崩天降威也予不敢昏晦于
天之降威嘗用甯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卜上承天

之明顯就受其命曰有爲大難於西土者西土之人亦不安靜今及蠢然動矣爲難西土指武庚西土人指三叔三叔固鎬京人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傳訓厚義曲孔氏安國訓小貌鄭氏康成訓小國皆未允王氏肅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案段氏玉裁曰說文敗主也王蓋以腆爲敗之假借釋文馬曰玉也當爲主字之譌案王說最捷今從之天降威偏周說卽上文所謂降割傳謂降威於殷非是有疵指流言也王氏鳴盛曰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鄙我周邦者左傳
許衆事所謂判周有執而欲叛也
宣十四年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成十八年宋
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皆此義也言殷小主
誕敢紀其已亡之敘者以天降威甯于新崩又知我
國有流言民心不安故敢曰予將復舊業反鄙邑我
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翼日猶言今明日民獻有十夫宜從說馬氏融以
爲十亂孔氏安國以爲四叛國賢者來皆非予翼卽

翼子也敉甯武圖功傳訓撫定商邦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拾文義曲遍攷諸家不可得既推玩大誥全文有曰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又曰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又曰敉寧王大命文義皆與此同疑武字爲考字之譌吳氏澂曰寧王亦謂武王初喪未靖以其能安天下曰寧王有安天下之武功故曰寧武案此近穿鑿言今雖蠢動兩日之內即有賢者十人來願輔予以往撫定我寧考所圖之功我有大事休美朕之卜又幷吉也民獻予翼得人心也朕卜幷吉得天心也天人交應如之何其不征邪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陸氏鍵曰此非國家誅叛之大典不足憑而反憑其

其之卜也蓋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絕則取決於

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逋亡播遷之餘孽耳又何

論艱大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考翼與下文考翼必有譌誤不可強通傳以小子爲

邦君自稱考翼爲父老敬事者增文曲說此外諸家

多以小子爲成王自言謂我小子之身當考其敬翼

以自反而不可征亦皆強詞錢氏時曰考翼者父敬也三監皆武王所命是父之所敬也不可違行征伐案此義較諸家略通今聊從之王宮猶云王家王家邦君謂二叔也周謂諸侯曰監梓材王啟監周官立其監可證爲成王叔父故曰王家邦君言民不安靜雖由武庚亦惟在二叔之室惟予小子父所敬者不可征伐諸侯以此勸王之違卜也述邦君之言而又雜以予小子之語古人文法奇妙參差往往如是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允蠢鰥寡傳訓爲一何竊意當讀嗚呼允蠢何鰥寡
哀哉句文義乃明予造天役傳謂我之所爲皆天所
役使義亦蒙意造爲也天役天使卽代天工之意猶
孟子言天吏也義爾邦君傳謂以義言之爾等當安
我曰云云說亦亢曲朱氏彬曰義者宜也案朱說是
也義儀古一字通作宜詩烝民我儀圖之傳曰儀宜也漢書地理志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注儀與宜同此義之宜亦作宜也無毖于恤傳訓無勞于憂蓋謂無以憂
恤之事爲勞也寧考武王也自成王稱之故曰考上
言爾庶邦君臣勸我勿征此言征非得已也今我沖

人常思念其艱難曰嗚呼今武庚信已蠢動鰥寡受害誠可哀哉予爲天吏天方遺大投艱于我躬惟予沖人固不我自恤矣宜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亦皆慰安我曰無以憂恤之事爲勞不可不成乃甯考所圖之功今奈何以勿征爲言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甯王興我小邦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休嘉也因詁用語以休語也爾雅嘏其動注嘉也釋詁言天嘉善于武王也今天其相民其猶之也見盤庚矧說文作矤注況也

詞也是矧有況與語詞二訓尚書多矧二義蓋之段氏玉裁說文注訓況也詞也上也字為衍文訓矧為況詞今以尚書推之矧固確有詞也之訓段說非也此宜通作語詞義若則康誥矧惟不孝不友矧惟外庶子訓人矧太史友矧惟爾事矧汝剛制于酒皆是向來解者訓為況故多迂曲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傳意天之明命可畏輔成我丕丕之基業言卜不可違竊謂如傳意則與上文義複且僅援天以自信不如解作告庶邦當畏天以輔我之意上文既以大任責已以大義設問故此復申言卜之不可違而告庶邦當畏天以輔成我之基業也歎言予乃小子不敢廢

上天之命昔者天嘉謂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武王

惟不違天之卜故能安受此大命今天之相民則亦惟卜是用嗚呼天明斷而可畏爾等當畏天以輔成我大基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惟乃也言邦君御事乃武王舊臣也傳云專呼舊臣

而告之猶拘誥廣韻云告也經中多此義天閟毖我

成功所天毖告我以成功之所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天亦惟以勤勞

告我民也汝典聽朕毖汝常聽朕告也厥

誥毖庶邦庶士猶多方言誥告爾庶殷也

倂以否閉

艱難解之非是極讀曰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楊注極讀亟易說卦傳坎為亟心荀爽本作極心卒終也化誘勸化開誘之懋大棐忱辭朱

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難曉後讀漢書顏師古

注云匪棐通用案食貨志武五子燕剌王旦傳皆有之如書中棐字正

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言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

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卽天

意也前寧人亦武王也葉氏夢得曰自成王稱之曰

寧者槩言之曰寧人以其在前曰前寧人皆稱武王也傳謂武王大臣非是勤勞也即征伐之事休善見前畢終也王呼邦君御事而言爾等乃武王舊臣爾大能遠識前日之事爾知武王何如之勤勞哉今天密告我以成功之所予不敢不亟終武王所謀之事也故予大化導我友邦君嘗仰承天意天匪誠有言也其考之我民可見天向民輔予何其不於前寧人之功謀所終乎且天亦惟以勤勞告戒我民不可安逸如有疾痛必速除之予曷敢不於前寧人所受者善厥終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若惟也王氏念孫曰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若猶曰昔天棐忱呂刑曰若古有訓若字皆語詞之惟

昔始也詩采薇昔我往矣釋文引韓詩昔始也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昔始也

其猶將也王氏引之曰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微子曰今殷其淪喪康誥曰爽惟天其罰殛我酒誥曰予其殺其皆有將義

言始朕將往朕亦言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而有不可安於難者子孫不終祖父之業祖父其曷賴乎考翼之文不可知詩正義引鄭康成說此經

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孔氏安國謂爲敬事勑業義與鄭同今聊從之肆今也爾雅釋詁文越及也見前越卬猶言及我身不容緩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蘇氏以養爲斷養謂民養猶臣僕二字於經傳別無他見恐未可信此外亦鮮有明捷無礙者竊意若兄考乃有友伐句厥子民養句其勸弗救句養畜也民養倒文謂畜民也勸阻止之意言若兄父而有友來攻伐者其子畜養民力其可阻止而弗救乎兄

考愉王友愉武庚厥子愉邦君御事皆養民者上言予不可不成先人之業此言臣子不可不救君父之難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力也爾雅釋言文勉邦君御事勠力也傳訓放謂欲其舒放而不畏縮非是爽邦以下傳義較舊解爲順然猶有未合惟大艱人以下亦未昭晰竊謂爽邦目明

之邦咔爽天所開明也爽邦謂遂邦之義哲多謀慮也見許學卯箋迪語詞

越與也前見易遂呂覽禁塞方之道也不可易注易猶遂法軍法也即牧

誓所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類惟有也

王氏引之曰文選東京賦薛綜注惟有也酒誥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皆當訓有誕語詞鄰

比淮南精神訓與德爲鄰注鄰比也胥助也廣雅釋詁文又言胥輔也亦助義方告邦

君及衆臣既教以當勠力矣遂言我邦所以昌明者

由多謀慮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迪知上帝命與天共

輔相我周之誠天意輔誠十人能知天命故與天共輔我周家也是時無敢

遵法令不從伐商者況今天降戾于周邦有大艱險

之人比助伐于其室是天意所急欲征討者爾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違乎大艱人誕三叔及武庚言三叔
爲國懿親故曰伐于厥室陳氏櫟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民獻十夫即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蹈迪而深知帝命及天之輔忱命德討罪天之法也爾于常時尚當罔敢發易其法矧今天降戾都胥伐于內相仇事勢危迫加此爾乃以爲不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辭慈順適祭氏必以十人爲十亂貴解抃之終覺首尾衡決今以陳說按之經文尚多未愜附錄之者以從右說則陳氏爲明從蔡傳則蔡言可采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
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眞氏德秀曰此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

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不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幷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三也按傳義未極明了與氏分三截大指明迺今試依而釋之休嘉也極讀曰亟于往也從讀如春秋傳率師從之之從征也（征古文作徵篆文與從相近或即征之誤歟）率古通帥統也有指者山川封域明白有可指也言予嘗思念曰天之喪殷若田夫之務去草爲予何敢不順天意以終竟用畝之事乎而天之所以必喪殷者非

予小子之故亦惟嘉靖于我前寧人耳我何以亟于求卜邪是乃祖宗基業所存敢弗往征以統率寧人歷歷有可指數之驗土邪況今卜又幷吉故朕大以爾東征自來天命無有僭差今卜之陳兆如此其況可知爾庶邦尙何疑乎古人文解義賦反復誦之立言之指當如是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昔湯伐夏以救民亳之民以爲夏罪其如台咎湯不恤我衆夫湯之兵爲應天順人而舉也亳人徒以桀滅德作威而亳邑未被其禍故憚於行

役戰鬪之事而出此言也庶邦御事之不肯致討於武庚其意亦若是而已矣不知自古有天下之禍常起于一隅蔓延之久則徧於天下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作亂于山東勢燄甚熾惟漢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之兵倍道而進故一鼓滅之不然不獨關東非漢有也晉武帝死惠帝以昏愚而即祚當是時八王以肺腑之親更相屠滅戎狄乘之中夏鼎沸歷數百年而後定管蔡武庚之亂又挾淮夷以爲重此其爲變蓋不減於八王與五胡也當武王之喪而卜之以廼其緒餘已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夫管

蔡喪亂於東土則西土之人宜無所預也而亦辭以
爲西土之人亦爲之不靜者蓋天下之勢然也
又曰誅紂卽封武庚誅武庚則封微子武王所欲誅
者紂而已武庚何罪焉成王所欲誅者武庚而已微
子何罪焉蓋惡之止於其身者聖人之忠厚也
朱子曰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旣奉天下
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
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遺人戮宗
社爲墟寧不動心玆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
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怨已解而人心復有

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呂氏祖謙曰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逆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介一無閒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聯亂附浸長

者變端在人心故也

又曰禹之征苗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于武王旣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捨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

欲反而不敢

董氏鼎曰帝王之决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决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幷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之

顧氏炎武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

大火之祀商人是因所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
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
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方氏苞曰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發動
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
不卒成之且反復歸之于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
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
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
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弃與吉
卜旣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

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于友邦君第勸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誥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昏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兆及爲至于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于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

鈞衡曰朱子謂大誥始終歸重於卜意似緩而不切吾鄉方侍郎既論之詳矣于又當推求其故周禮大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古聖人征逆伐暴必本天意天不可知惟卜是視其重卜也以敬天也當時罪在管蔡武庚叛無可數三叔之惡又不忍言歸于卜以祈天亦聖人大不得已之衷而可與天下共見者也其文煩瑣重複何也古者言語質樸不似後世務爲衍孫以聳衆聽故有語僅一二而不惜再三申誥者厥時史臣亦無粉飾浮言直記弗避當同然而千載後反復誦之但覺憂勤之意戰惕之衷委曲纏綿

有加無已而不厭其文之複沓拉雜也諸誥類然不獨大誥然也王莽居攝依北周公無事不以元公自比故於翟義起兵依周書作大誥以示天下其所用多今文家說與今行孔傳不同又多以己意減義妄說誣經實甚近代漢學家多奉爲指南以爲此眞伏書古說推以難孔僞孔誠不可據矣莽誥更何足據乎嘗試核之一寍王也莽誥解爲安帝室獨於爾知寍王若勤哉則又以太皇太后代之一前寍人也莽誥解以祖宗安人獨于天亦惟休于前寍人則又以祖宗代之此其自相矛盾者也卽命上承寶龜非居

攝也莽則訓予即命居攝踐祚嗚呼此非志也雖無
即命之文吾知非亦必偷竊竄入矣且使莽誥爲依
大誥與解泉陵侯上書云云凡十餘語太皇太后韙
有元城沙麓云云三四十語絶不見於大誥何邪矧
其拘文牽義詰屈支離有尚不可解者邪而顧欲依
此以解大誥邪古者天子崩嗣王諒陰三年百官總
己以聽冢宰周公攝政亦臣職之常惟厥時成王小
弱未克經事實是周公主之故他日有復政之事然
而聖人之心謹凜謙挹公忠坦白如皎日青天固未
嘗一日無君也其作誥也意雖出己語必稱王篇中

所陳皆成王語氣未嘗擅自居王也而說經者必以王爲周公不惟于予小子予沖人之文不合是開天下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漸矣莽之依托安知非當時經生之言有以助其姦胆而作其悖心乎此蒙所必爭者也

書傳補商卷之七

桐城戴鈞衡述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節四十八字漢唐諸儒皆以爲將誥衛侯先序營洛之文至宋儒始有疑爲洛誥之錯簡者其說昉於蘇氏後人多宗其說然疑之者倘多元金氏履祥謂當在梓材篇首陳氏櫟謂當在召誥牛一羊一豕一

之後越七日甲子之前　國朝方氏苞謂當在多士篇首毛氏奇齡謂此與梓材王曰封至戕敗人宥七十四字互有脫簡姜氏兆錫因有洪大誥治之文謂誥文必別有辭命此爲闕文衆說紛紜其將誰主竊謂衆說所以不同者皆由胡氏宏以康誥三篇爲武王時書欲移掇此四十八字入之他篇而各以意說者也案胡氏所論千古卓識自吳氏棫蘇氏軾朱子皆取其說蔡氏本以作集傳後儒莫敢異說其所辨論於義理極爲精當然而康叔封衛實在武庚既滅之後史傳多明言之而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之語及

史記衛世家之文尤明白無可置議於是說經之士旣不敢謂此四十八字爲錯簡又不敢效漢儒誣周公以踐阼攝王遂各出其心思以曲解朕弟寡兄之說有謂王若曰以下皆周公之言必以王命誥者事體也必紀周公之言者事實也周公入而告成王以其事出而告康叔自以其所欲言史官紀實以爲天下法此朱黃氏度之說也夫周公攝政封康叔自以其意作誥固無不可然經文何妨直書周公曰或書周公曰王若曰云云今旣單書王若曰則必代成王口氣何得又接以朕弟云云謂之紀實反致乖謬未

可信也有謂古者封諸侯于廟周公相成王封康叔于武王之廟故即假武王之辭以作誥若在天之靈親勅之者所以終武王之志此近儒趙氏佑之說也夫之死致生若巫覡降神已爲怪誕況又代武王自謙爲寡德之兄更爲非理不足信也有謂封康叔之時成王位于上周公旁侍而代命之故史臣悉記其口語朕其弟乃寡兄皆周公自謂此吾友邵氏懿辰之說也夫黃氏入告成王出以已意作誥按之王若曰朕其弟之女已爲不合況又云成王在上周公從旁代誥若祭祀之有尸者不惟事理所無且史官方

謂王若曰旋書朕其弟強合兩人爲一口有是理乎然則四十八字果有錯簡與否朕弟寡兄究爲何人語氣平曰此直當闕疑而不能斷者也第以經文衡之則胡氏謂武王誥叔聖人不易意者武王克商卽已封康叔于商畿之地如朱子所云商畿千里紂地甚大武王封武庚之外或別有餘地以封康叔者此誥實武王所作後來滅武庚之後以其地改封康叔周公作誥覺無以過于武王之所言者遂取武王之誥申述之以冠于首復述成王之意作酒誥梓材兩篇同時頒之故史臣敘其緣起先加篇首四十八字

史臣但書王曰不書武王者以朕其弟乃寡兄小子封云云天下後世必知此王之爲武王故於酒誥首特加成王曰以別之漢儒傳本皆然孔本偶脫之耳而胡氏吳氏蔡氏因康誥嘗爲武王誥叔之辭遂謂酒誥梓材皆武王時書則又矯枉過正果爾則篇首四十八字眞爲贅文祝鮀所云誡殷封叔者皆爲康誥夫篇首四十八字今文古文皆明白可據何可妄移祝鮀所云乃周人自言其本朝典故豈應錯誤然則四十八字不必移而命以康誥之在滅殷封沬土時亦確不可易康誥爲周公述武王往日誥辭酒誥

梓材爲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同頒于作洛之日亦推之情事揆之經文攷之史傳書序而無不合者也獨惜武王封叔于商畿之事無攷不足取信于人全氏祖望日康誥三篇惟爲武王封康叔之書或疑殷地既屬武庚不得復封衛則不然康成詩譜謂自殷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是三國者原環殷都而剖之殷都固無恙也不必疑康叔之難以并栖然而遐慮揣說雖若傳會而經文不煩移易於義理亦無悖謬較諸家之穿鑿支離仍於經文不合者不爲諳乎則亦姑爲是說以傳疑而已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也哉生魄傳訓月十六日，案孔傳爲說是也近漢學家多主馬融讀魄爲朏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引

說文霸字博考廣搜以證哉生魄之當爲三日無論
推以召誥日月不可爲月之三日召誥云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
保朝至于洛是三月五日召公始至洛其月十二日
乙卯周公始至洛自是丁巳始郊戊午始社甲子始
用書據此孔言
爲近焉說非是而霸與魄截然不同竟數千年莫有
發其義者戴氏侗爲說辨之說曰周書生魄死魄漢書
作霸顏師古注謂霸魄古
一字以霸推之二字雖通其實義別說文霸月始生
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霸聲周書曰
載生霸案所引周書即康誥文載古通哉康誥之哉
生魄以召誥乙卯周公至洛證之自丙午朏至乙卯
常爲三月十二日如說文之意即丙午朏其時周公
未至洛何得云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乎不獨此
也以魄爲朏則生魄可云月始生霸然也死魄亦可
云月始死霸然乎故知周書生魄定以孔傳十六日
爲是而說文之霸則別一字與朏及哉生明同而不
可以爲魄也許氏謂以爲一則其義不可通矣馬氏

融注何皆亦以魄爲朏謂月三日始生兆魄名曰魄是亦以霸爲魄不知二字義不可混今取釋傳所云霸魄者略正之禮鄉飲酒云三日則成魄此魄當作霸凡白虎通援神契所云三日成魄文選月賦所云朏魄示沖者皆霸字也漢書律歷志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霸當作魄凡所引武成旁死霸既死霸旣旁死霸者皆魄字也故孟康注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學者推此類推則可無疑下三日十六日之不合矣近漢學家深仇僞孔多主許氏馬氏刪之遂非斥律歷志之誤而干繆文多不合文或并與兩說而不能斷此亦無甚關係之義竟數千年無人道及古經月日原不宜穿鑿求合加此則所不可不知者也

播民毛氏奇齡謂殷之遺民猶大誥云逋播臣是也百工播民讀爲句見效也孫氏星衍曰天官書以星見爲

效注效見也士事也勤撫勞之也洪鄭康成云代也爾雅釋詁鴻代也鴻洪通也

治正也禮大傳上治祖禰注治正也言百官遺民皆和悅

效事于周周公旨撫勞之于是代王大誥正羣侯也

此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總敘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朕其弟其猶之也見盤庚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丕顯考言文王之德大明猶商書稱先神后也區夏

傳無訓吳氏澄曰肇始也造作也岐周猶近西戎文王從豐始作區宇于華夏之地案吳說是也第解區猶曲文選吳都賦鏡水區劉注水區河中也是區有中義區本訓匿字匿之象必在中區又為藏物之處物藏必于中也四方上下為天區上下四方為六區皆就其中言之也此皆區訓中之證區夏猶中夏言文王從豐初作邦于中夏也我西土惟時怙冒依孔讀絕句冒聞連讀王氏鳴盛曰趙岐注孟子引此作冒聞于上帝君奭篇亦有此句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江氏聲曰說文冃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汜勝之農書云土上冒橛是冒為上進之意以王氏之言證之漢人冒聞連讀王充論衡初稟篇引此亦然則冒聞

不可割也蓋猶上聞升聞之義傳讀冐爲上云西土
之人怙之如父冐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怙冐
二字旣無逆文可證且怙之如父自西土人恃文王
言冐之如天則又自文王覆西土言作視似順實則
迂曲甚矣殪戎殷猶詩云伐大商也誕語詞越與也
寡兄寡德之兄武王自稱之辭武王旣呼封遂告之
曰惟汝大顯考文王克明其德克愼其罰不敢侮于
鰥寡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好惡之公彰
顯于民用始徙豐造我邦于小夏及我一二邦漸以
修治然後我西土之人皆惟文王怙賴遂乃上聞于

天天休美之乃大命文王絶滅大殷而受其所有天
命其所有之國所有之民惟我周之是順乃寡德之
兄又繼以勉故汝小子封得在茲東土爲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
阮氏元曰今民古本民上有治字按當從古本孔傳
云今治民則孔本原有治字後人傳寫誤脫耳衣王
氏引之讀若依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漢書外戚傳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是也
言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紹其所聞依其德言
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王氏引之曰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敷徧也舜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別讀先飯辯嘗羞之辯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士師荒辯之法鄭司農讀爲分別之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

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于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案王解敷求別求聞由精當不易古先哲王鄭康成所謂虞夏之王也林氏之奇曰康叔之治民固不可不取法于文考然文考必取法于古先哲王古先哲王必取法于天天至宏于天則無以復加矣道之大原出于天故也能宏于天則能順性命之理以成其德而可以裕乃身矣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若德裕乃身之效也不廢在王命在於也左傳昭十一年注歲復在大梁釋文在本

作於傳云不廢在王之命增之字贅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天畏棐忱傳謂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忱則輔之義由畏讀曰威古畏威通用郭璞爾雅注引此作天威皐陶謨天明畏馬融本作明威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十反篇曰天威棐忱言天德輔誠也天德棐忱天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徵之民情而可見然而民甚難保必往盡乃心無有纖毫安康逸豫之念乃可乂民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

民可也不必求之民求之心可也可謂善說此經者矣傳以民情大可見地下而似猶未得惠不惠懋不懋傳謂順不順勉不勉者蓋人所不惠不懋之地怨往往于是而起今能惠人之所不惠則無不惠矣能懋人之所不懋則無不懋矣而怨乎何生哉林氏之奇曰致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亦通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應傳訓和甚捷林氏之奇曰應保者徇民之情而安

之也見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如此之類皆所以懋保之也亦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
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林氏之奇曰天下之罪戾則白而不可掩暴露而不
可解大罪則加之以大刑小罪則加之以小罰如權
衡焉不可以毫髮差惟疑獄之難決者則不可以不
加意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時乃大明服傳以服爲服其民似判服字另句且占下文民勅懋和地矣竊謂服卽五刑有服下服上服之服義猶等也詳見堯典五刑有服有敘時乃大明服者言用刑之道必有次序乃能大明其等也平日講求刑典了然於心謂之有敘臨時矜愼判決各當其罪謂之明服若有疾若保赤子推言用刑之心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傳移又曰于非汝封之上其意本之王氏安石以下文王曰又曰推之固爲通達第經文四語一氣相承似不得以又曰横中隔斷若如傳義當移又曰於此節之首乃合今聊依經解之朱子曰此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先儒作四句讀故不得其說今由朱子之意推之又讀曰有又有古一字詳見大誥刑之輕重大小莫不主持于一身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刑人殺人者不獨刑殺人也卽一輕小之刑亦必出于汝口非汝封有

曰劓刑人則無或敢劓刵人也汝之一言民之生死因之可不愼哉孔氏穎達以又曰爲周公述康叔之自言蘇氏軾以非汝封爲絕何言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至于劓刵人則曰非汝獨生殺也劓刵亦如之皆曲而宋安近趙氏佑以又曰爲承上詞謂劓刵輕于刑殺刑殺固不可專劓刵亦不可縱蓋曰非汝封罪不得刑人殺人又可曰劓刵人也亦不如朱子之台劓刵傳謂刵爲周官五刑所無王氏引之謂古人唯罪馘有斬馘斷耳之事於刑法無之通考諸書訂刵爲

刖之訛是或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金氏履祥曰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也吳氏澄曰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如魯之費郈蔇之中息胥之平陸蔡邱也考周官鄉遂之外縣野有縣士都家有方士掌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獄訟各掌其罪而要之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而上其獄于國司寇聽之與此相似臬司當連讀猶言法守也傳以司師巡讀解爲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將守成義非也此言獄在有司汝當先陳是法守令其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至獄成上之大司寇則又當如下文所云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陳氏大猷曰要者有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案陳說是也服念傳謂服膺思念嫌迂服古通伏易繫詞包犧氏釋文引孟京云伏服也文選陸士衡詩誰謂伏事淺注服與伏古字通伏念猶俯思也林氏之奇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閒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吾友方宗誠曰陳時臬司既已師茲殷罰有倫則

無不中之法矣及要囚之時又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則更無不中之刑矣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罰折也（廣雅釋詁）彝與罰必言殷者孔氏穎達曰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法相因也罰蔽殷彝三句迸讀言殷家固有常典汝陳是法事當折斷於殷彝用其宜刑宜殺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也義古通宜（見大誥）次就也（孔傳如此）家語引作勿庸以即汝心意甚明即亦就也乃猶若也（見盤庚）遜順理也（考工記輈人凡揉輈欲其遜而無弧深注遜順）

學也

曰心口相問之詞敘順也惟曰猶常曰也經凡惟曰皆同言若汝用刑雖就順理每自問曰是其順乎常曰未有順理事也陳氏櫟曰心常不自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欽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此節傳及諸家向分二節使凡民自得罪五句與上文毫不相屬說者或謂凡民自得罪以下乃更端之辭與下元惡大憝不率大戛諸節詞義相屬論非不

誥第經文下節始有王曰則不得如此立言胡氏士行曰以汝之心知朕之心尚德不尚刑而已民自有得罪而人無不憝以至不得不刑爲此豈朕心也哉蔡胡說近是第解凡民自得罪語意猶未親切竊謂凡民自得罪云者言凡民之得罪非我罪之乃民之自取之也寇攘姦宄特舉一端以爲驗耳上文歷言用罰至此歎言汝乃小子其心之仁慈愷惻未有能及汝者我之教汝用罰其心德亦惟汝知非得已也凡民之得罪非我罪之皆民之自取之彼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貨財而強愍不畏死此天下人之

所共惡安得不以刑加之是其刑也彼人之自刑之亦天下人之公刑之而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此汝小子與朕所心心相印者也下文遂更推言自得罪之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衆也循于法法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憝始注大衆也又禮記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注

大猶徧也徧與眾同義大憝者眾所惡也矧詞也義猶則見大誥于父于弟之于讀猶爲見經於速由文王作罰先儒多疑先王敬慎用刑不宜如此峻急故傳釋以周禮刑亂國用重典云云蔡氏軾林氏之奇且於此處迂文曲說竊恐後世好殺者以此藉口非不瞭也然終不免於委曲以為之解竊謂速讀曰肅敬也爾雅遬速同訓疾又訓肅為速古讀速字通用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疏云凡宿或作速者若公食大夫禮速賓之類是也記作肅者曲禮主人肅客而入是也此速肅通用之確證速籀文作遬漢書凡速多作遬禮玉藻見所尊者齊遬遬即敬也刑兼五刑而言非謂殺也曰由文王作罰文王之罰當無不當于罪者且其

作罰也于不孝不慈不友之人亦必有輕重次第之
節教厥叔敬由之者乃正使慎刑之意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此節舊說多不可通傳義稍順然有可疑者數事訓
大戛爲大罰之法不惟戛無法訓增置成義亦迂矣
謂庶子以下爲臣之不忠則宜統言遠近大小之臣
不應獨言外庶子訓人之官與小臣諸節謂別播敷
爲別布條教經文凡言播敷類皆布施德教此獨何

以知爲播敷別教且至非可誅者眾又何獨執此以
定典刑所以然者由昧於𢽂別二字之義故駢支如
此竊考𢽂訓也義若則見大誥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其
職掌國子之倅使之學德學道而考其藝以進退者
訓人師長之官疏引鄭注如此若師氏保氏之屬惟猶與也
王氏引之曰詩無羊曰旐惟旟矣鄭箋夢見旐與旟蔡箋曰貢鼓惟鱅爲貢曰齒革羽毛惟木惟皆與也
正人蔡傳正縣正之類越及也別讀曰徧見前造成也
君奭者造德不降鄭注造成也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箋同大眾也見上播善也淮南
本經緒謂樂注與𢽂也引長遠之意說文引弓車日引曰引者長遠之意速讀曰
肅敬也見上率用也見盤庚咨民亂民彝者既由文王作

罰刑不容赦已其餘不率大常者則惟外庶子師長

與其正人之官及小臣諸受符節者乃徧布德教成

民衆辟若終弗念弗庸病其君長是乃引長其惡惟

朕所大惡汝其亟由茲義用殺之此仍指民言非謂

戮庶子等官之不辭者下文乃言君長百官之刑也

林氏之奇以不率大戛屬上節讀呂氏祖謙謂戛爲難言以不以身率之則亦大戛憂乎其難哉或又謂戛爲擊承上文而言猶不率從乃大戛擊般紂無道以痛懲之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者也

教化不行民之干犯倫紀及不由常道者衆矣不孝

不慈不友不由常道之最甚者也故特先提出言之

所以正綱常也次及不由常道之人教之不改而後

誅則知不孝不慈不友者亦非不教而誅也古人文

飾而意相足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

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傳指康叔言玩本文無汝爾小子封等字非戒

康叔之言康叔亦不至是江氏聲曰君長謂他國諸

侯康叔為牧伯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案江說

是也本經有孟侯之文可證上言民之元惡及不率

戛者皆有常刑此則專指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亦承

上詞君國君也長百官之長卿大夫也下言小臣外正則此長為

卿大夫矣能善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注能善也左氏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越與也惟讀曰爲王氏引之曰王誥惟爲也臯陶謨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酒誥曰亦罔非酒惟行亦罔非酒惟辜孔傳皆訓作爲惟威惟虐爲威爲虐也非德用乂見此亦必征討之刑罰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勉康叔敬刑以總結上文也乃由裕民傳謂由是而求裕民之道似迂竊謂由用也語詞尚書率字式字由字多作用語詞告裕容也惟思也敬忌敬戒也禮表記引甫刑鄭注忌之言戒乃

猶而也儀禮燕禮大夫不拜乃飲注猶而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關通傳乃作而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作一句讀及字乃有根朱子謂康誥多長句令人碎讀了誠然承上文言庶民君長不率法者汝皆得刑殺征討之汝亦必無不克敬典乃用容保民敬典如何亦法文王而已汝思文王之敬戒用刑而保民曰我思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數節義不相承大約因言用刑而教之宜以德

化民也爽惟傳訓明思固可通其實非也王氏引之曰爽發聲也爽惟民迪吉康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凡書言爽惟丕惟洪惟誕惟迪惟率皆詞也陳氏櫟曰爽惟蓋當時語也迪吉康者眞氏德秀曰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迪吉康也作求傳謂爲等匹於商先王蓋讀求如君子好逑之逑林氏之奇曰先儒以求爲求而等之王氏以爲作而求我所爲蘇氏以爲民所求皆非本義蓋求與好古敏以求之之求同作起也起而求商先王所以康乂民者而行之也案此讀我惟時云云十五字

句眞氏德秀陳氏櫟皆同其說亦通矧詞也義猶則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
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監察也方言二監察也周語使監謗者注監監察也自省之意下文我其
不怨正自省也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前儒多以爲
爾德于罰據此王氏引之曰于猶越也與也越及之
詞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行也多方不克敬于和于
亦與也戾傳訓止增很疾爲義不如孔訓定爲捷國
語晉語可以戾也注戾定也此古訓爽惟詞也見上天

其罰殛我者自惕之詞其猶若也王氏引之曰詩小閔曰謀之其臧灋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不傳其濟若之發也又其輸之則君之府寶也其皆猶若言今民猶未安其心未定屢導之而猶未同上天若以此罰殛我我其不敢怨何也凡人之罪不在大也亦不在多雖隱微纖小天猶且鑒之況民心之不安天之所昭昭聞者而敢謂民之梗頑難化我可自謝其罪乎傳以惟厥罪爲民之罪云云似亦未合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陳氏鵬飛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

皆起怨之道也惟斷以至誠則能不惑于非謀非彝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謀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於不誠也案陳說足以補傳義之未備裕乃以民寍傳云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於以寍矣解竊謂以猶使也國策秦策向欲以齊事王注以猶使也君奭我不以後人迷多方克以爾多方簡畋命爾無以剕貢下非幾皆當訓使裕乃以民寍謂寬裕乃使民安也瑕殄猶詩云遐遐瑕遐古字通詩隰桑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又泉水不瑕有害釋文瑕遠也亦其證傳訓瑕疵乖絕似拘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及下節誥以天命之無常宜時念國之不易享也無我殄享傳曰殄絕所享之國享受也必增國而後成義若云無我殄受則不詞矣蔡傳下節云世享封上文殄享而言此不然世享上有殷民字此則無也江氏聲曰享祭祀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所謂命祀國亡則絕其祀此言得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

以猶使也見上